



项而躬李仁杰卷送

20-105-122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人民印刷厂制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书号: 8027·7689 1981年1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1—3700 定价: 1.20元
责任编辑: 王裕安 装帧设计: 张晓君





三亚海湾 项而躬作

50451/03

封面题字：罗工柳

春 风 吹 又 生

——读项而躬李仁

—

一九四九年，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一批青年投身建国初期火热的斗争，开始了独立的生活道路，也开始了自己的艺术道路。这是和年轻的共和国同欢乐、共患难，同时成长起来的一代，项而躬和李仁杰就是其中的一对。

年青人，火热的心，在那难以忘怀的年代，两位青年没有虚度年华，他们埋头辛勤劳动，做了大量的美术普及工作。

项而躬参加了湘西剿匪，又跨过鸭绿江，在抗美援朝的战火中度过了难忘的岁月。作为部队的青年版画家，他以许多优秀作品贡献给欣欣向荣的祖国。《哨所的黎明》、《日日夜夜守卫在海防前线》（1959年与徐雪琳合作）《南海前哨钢八连》（木刻组画1964年与廖宗怡等合作）是其中的代表作。

六〇年，他们分别由广州部队和四川美术学院派到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班深造，从此开始了他们作为油画家的艺术道路。这宝贵的三年，虽是祖国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却也是党的文艺路线双百方针得以比较正确贯彻的时候。在罗工柳同志的指导下，画家们迅速地掌握了油画技法，并在艺术上开始探索自己的风格，绽发了自己的艺术才华。

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艺术幼苗刚刚破土而出，等待他们的不是阳光雨露，却是满天乌云、遍地寒霜、十年浩劫。

项而躬由于《红色娘子军》一画，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江青点名迫害。祸不单行，政治迫害还未过去，严重的癌症恶魔又接踵而来。黑云压城，祖国的儿女们和他们的母亲共患难。画家们在磨难中忧虑着、思考着……

历史虽然曲折，却永远是向前的。

一九七六年，祖国人民战胜四人帮恶魔，我们的画家也从病榻中站立起来。作为一个热爱生活、热爱艺术事业的人，坎坷不平的道路正是一种锻炼。画家们治愈身上的创伤，继续走自己的路。

二

鲁迅说：“创作总根于爱。”

闻一多说：“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项而躬夫妇的艺术，充满了对生活的激情。由于他们的经历，他们也象父兄一辈那样，是带着对生活的强烈的爱、对生活严肃的责任感开始艺术生活的。枪林弹雨中同伴的牺牲，坑道里战士们坚强的斗争性格，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尚情操，先驱者张志新的惨死，所有这些，

使他们心底蕴藏着一股真挚强烈的爱，一股强烈的恨，常常表现为不能抑制的创作欲。正象孩子是爱情的结晶一样，他们的作品正是他们对于生活的真挚爱情的结晶。

为项而躬招来横祸的《红色娘子军》是他的油画处女作。这件已经被毁得荡然无存的画，不一定是一件很成功的作品，但却包含了项而躬的艺术心血，表现了他对于生活的真实感受，表现了他对艺术的见解与追求。

作为一幅描写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画，《红色娘子军》真实地表现了革命年代的艰苦生活和琼崖纵队女战士们的坚强性格。这种对于革命战争的真实感，不只来源于作者后来在海南岛的生活体验，而且是项而躬当年战斗生活感受的体现。这是对牺牲了的战友的怀念，是对于艰苦岁月中同生死的战友的怀念，表现了他对革命战士自我牺牲崇高品质的崇敬与爱慕之情。作者没有用一种“站在高坡上，向着红太阳”宣誓之类的做作表示乐观主义，也不是用一种概念化的红光亮暖调子表示心红志坚。画家用一群衣衫被荆棘磨破、嘴唇都已干裂的女战士在热带丛林中宿营的场面，衬托目光炯炯倚树沉思的女指挥员俊美的形象，表现娘子军们的理想与信念，表现琼崖女战士们铁一般的性格。

这幅画表现了画家的艺术信念：真善美是统一的。真才能美，只有真实的内容、真挚的感情、质朴的形式，才能创造出真正艺术美的作品。

江青把这张画诬蔑为宣扬战争苦难的“蓝色娘子鬼”，除了表现她在理论上的荒谬与霸道之外，清楚地暴露了她丑恶灵魂中对革命战士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画是心灵的歌。

《点点滴滴记心头》是李仁杰的代表作，这是一支满怀激情吟唱的抒情曲。她赞美革命人道主义的崇高精神境界，唱出了对医务人员的感激心情。

了解李仁杰在十年浩劫中的经历，了解她当时承担的担子有多么重，才能体会这幅作品的感情有多深。这不是一幅信手拈来、消遣自娱的小玩意，而是作者血泪培养出来的艺术花朵。

十年浩劫中那些最困难的日子，关心画家的领导、战友、老师、同学、医务人员，给李仁杰送来了关怀和温暖。她掂着生活的重担，在自己最亲密的战友与伴侣的病床前，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药物一点一滴的流进爱人的血管里，阶级友爱一点一滴的温润着李仁杰的心田。画家的深切感受和对医务人员的感激之情，使作者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和灵感，孕育出画家新颖独特的构思。画家说：“我是把这张画当成一封感谢信在写的”。作者用白衣、蓝天和温暖的光线，织成一种宁静、纯真、温暖的情调。富有诗意的标题，更增加了画面的亲切和诗的意境。画家用油画的语气，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她是如此深情、沉静、温存地低声吟唱，激起了观众的共鸣与想象。

以情动人，这是一切艺术的基本规律，也是两位画家努力要求自己的。

在难忘的一九七六年，象无数善良正直的人们一样，画家们越是为祖国的前途忧虑，就越怀念自己敬爱的周总理，他们流着热泪孕育出了《犹在当年征途中》这幅感人的画。深夜里，穿着打补丁衣衫的总理坐在大会堂里处理公务，他劳累地用拳头支撑着腰，面目消瘦了，头发斑白了，他想着一切人，唯独没有他自己。周周的陈设是这样富丽堂皇，而摆在茶几上的

总理的晚餐却是那样简朴。一切是这样真实可信，和人们日常生活中了解的真正的人民公仆——周总理是那样一致。怎不令人肃然起敬而喊出“人民的好总理”呢！

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同志，身为总理、心向人民；处在群众的崇敬里，犹在当年征途中。“人民的好总理”，这是画家的潜台词，也是画家从真挚的情感中提炼升华出来的，画面要表达的“意”。

三

项而躬和李仁杰正在努力探索自己的民族的艺术风格。

画家罗工柳主张油画的写生是完全必要的，但应该学习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与艺术原则，从完全被动的对景描画中摆脱出来。他提出“景从外入，意从心出，形色结合，形色传神”的基本原则，使画家在艺术劳动中把眼、心、手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达到形与神的统一，形与色的统一，又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写生与写意的统一。

项而躬、李仁杰的艺术实践证明这一基本原则是正确的，它使画家在作画时精神获得了解放，不作自然的奴隶，而是自然的主人；不是被动的描，而是主动的画；不是冷冰冰的临摹，而是充满激情地进行艺术表现。

《维族老农》是项而躬在新疆画的一幅肖像作品。画家用豪放的笔法，以形写神，迅速地抓住了老农的气质与神态。生动的色彩，既是造型，又组成统一的色调，形成和暖亲切的气氛，真实地表现了新疆明亮的阳光。达到素描与色彩、形与神的统一。这幅作品豪放中含朴素，强烈中含抒情，体现了作者把中国画的写意与油画技法结合的意图。

《碧绿的眼睛》表现了一个维族少女，她默默的看着画家，碧绿的眼睛，象一池清水，脉脉含情，充满诗意。没有下笔之前，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形象，已经在画家脑子里活跃。画家正是十分激动的要把这种感受从心里画出来。因此，他把全部精力用来表达这种感受，而不愿在无关大局的地方浪费笔墨。带着强烈的感受和激情作画，就能从明暗透视等技术性的描摹中解放出来，达到无法之法的化境，往往得心应手，一气呵成。这和自然主义的临摹对象不可同日而语。

艺术源于生活，但它应该是经过画家自觉进行冶炼创造、注入了画家感情的“第二自然”，这就是画家们进行艺术实践的又一信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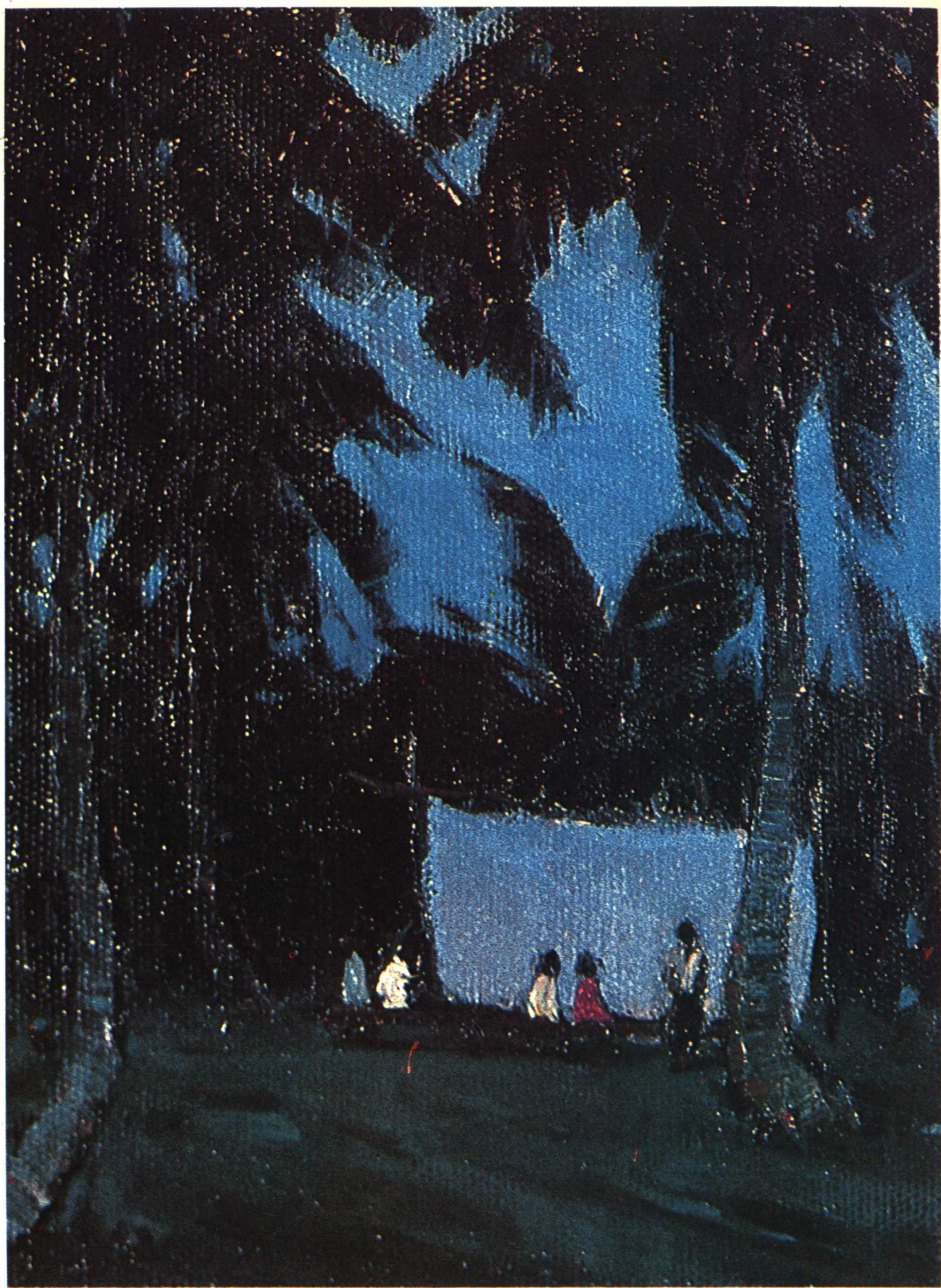
人民是艺术的母亲。心里装着人民的画家，一定会为人民创造出真正的艺术美。在人生的道路上，三十年的风雨已经使项而躬、李仁杰进入了中年，三十年的风雨也使他们的艺术进入成熟期。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既然两位画家在难言的劫难之后又遇到了和暖的春风，秋天收获的季节也就不会太远了。

闻 立 鹏

1980年 4月



1 椰 林 项而躬作



2 哈萨克少女 李仁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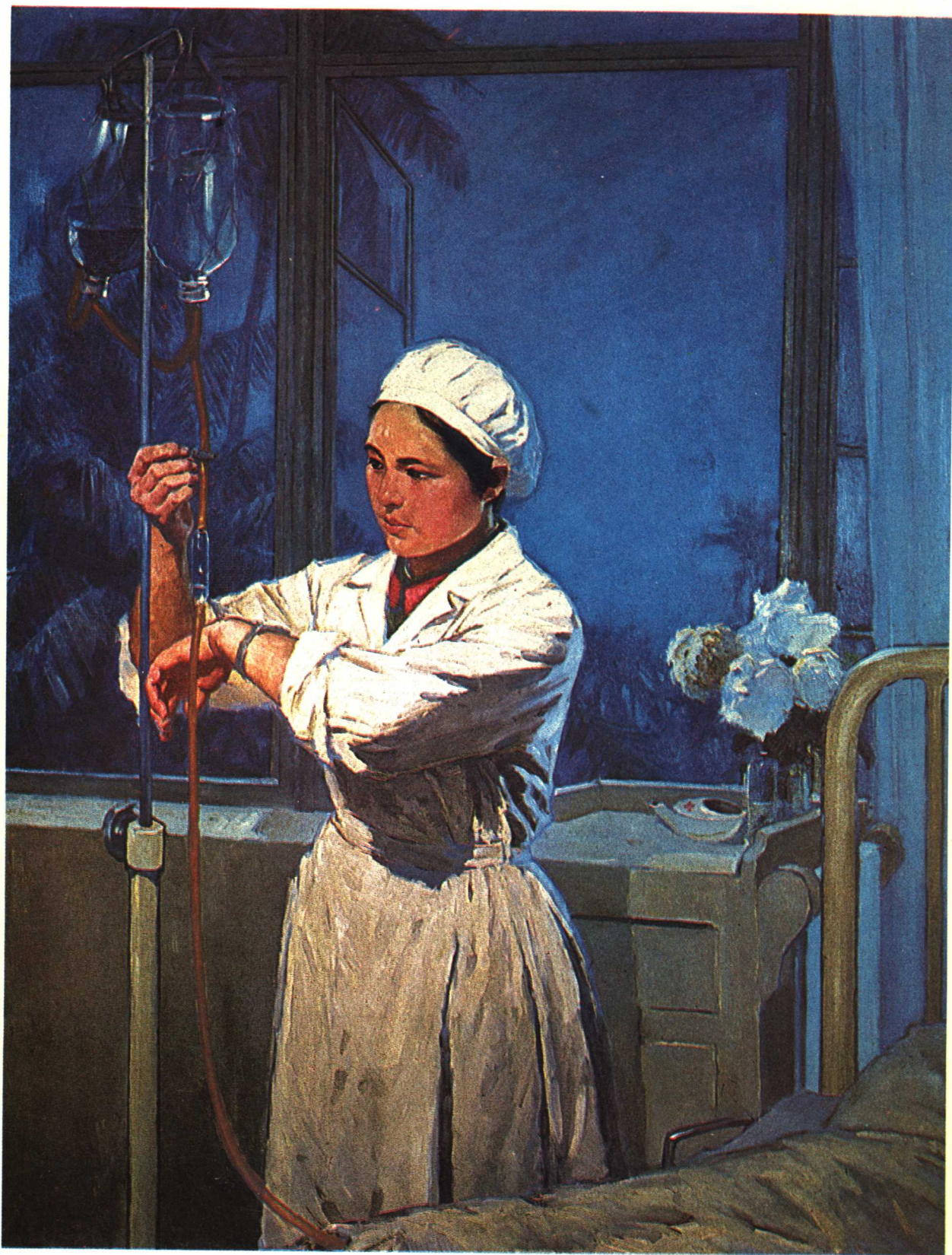


3 瓜棚下
项而躬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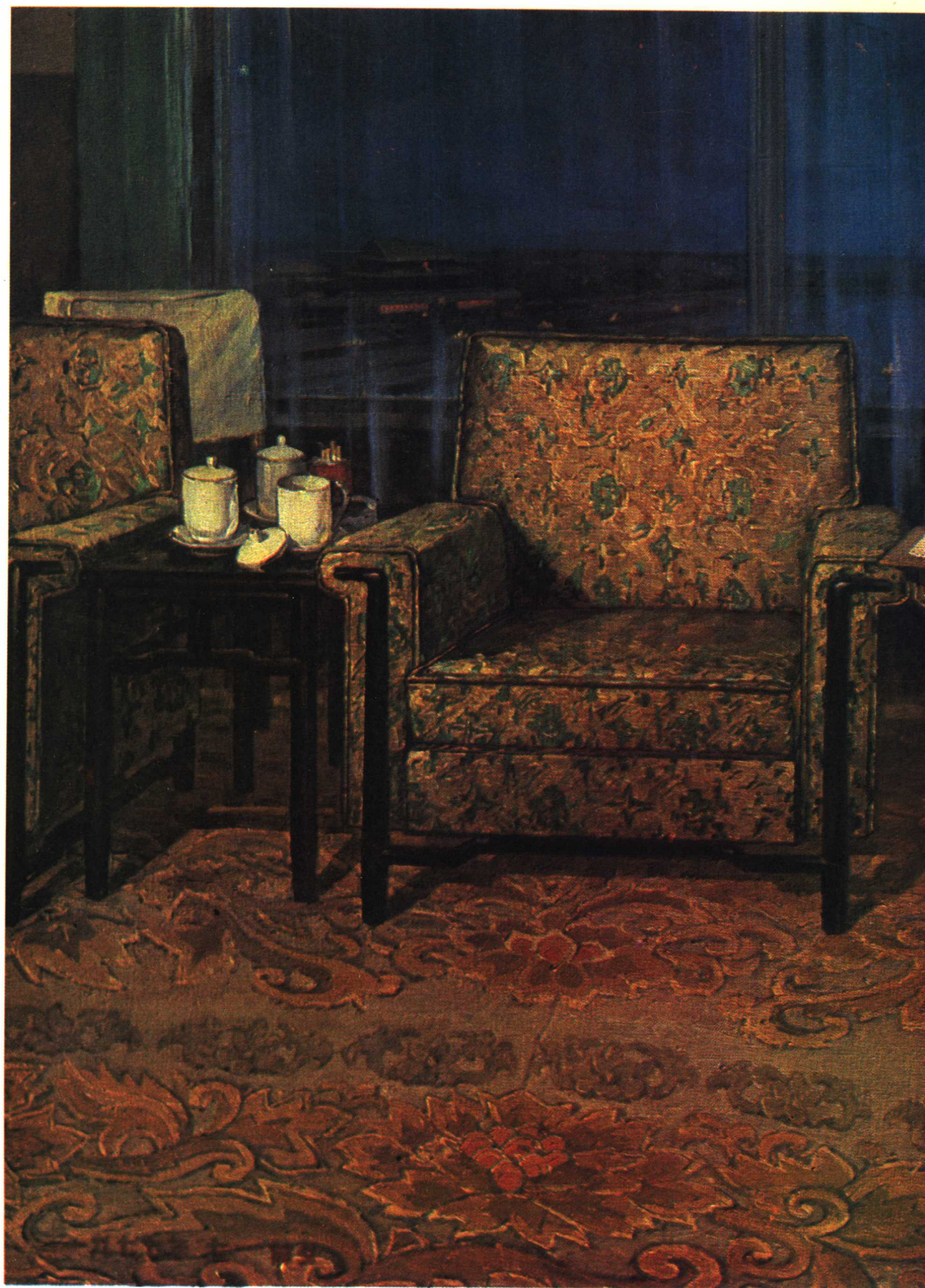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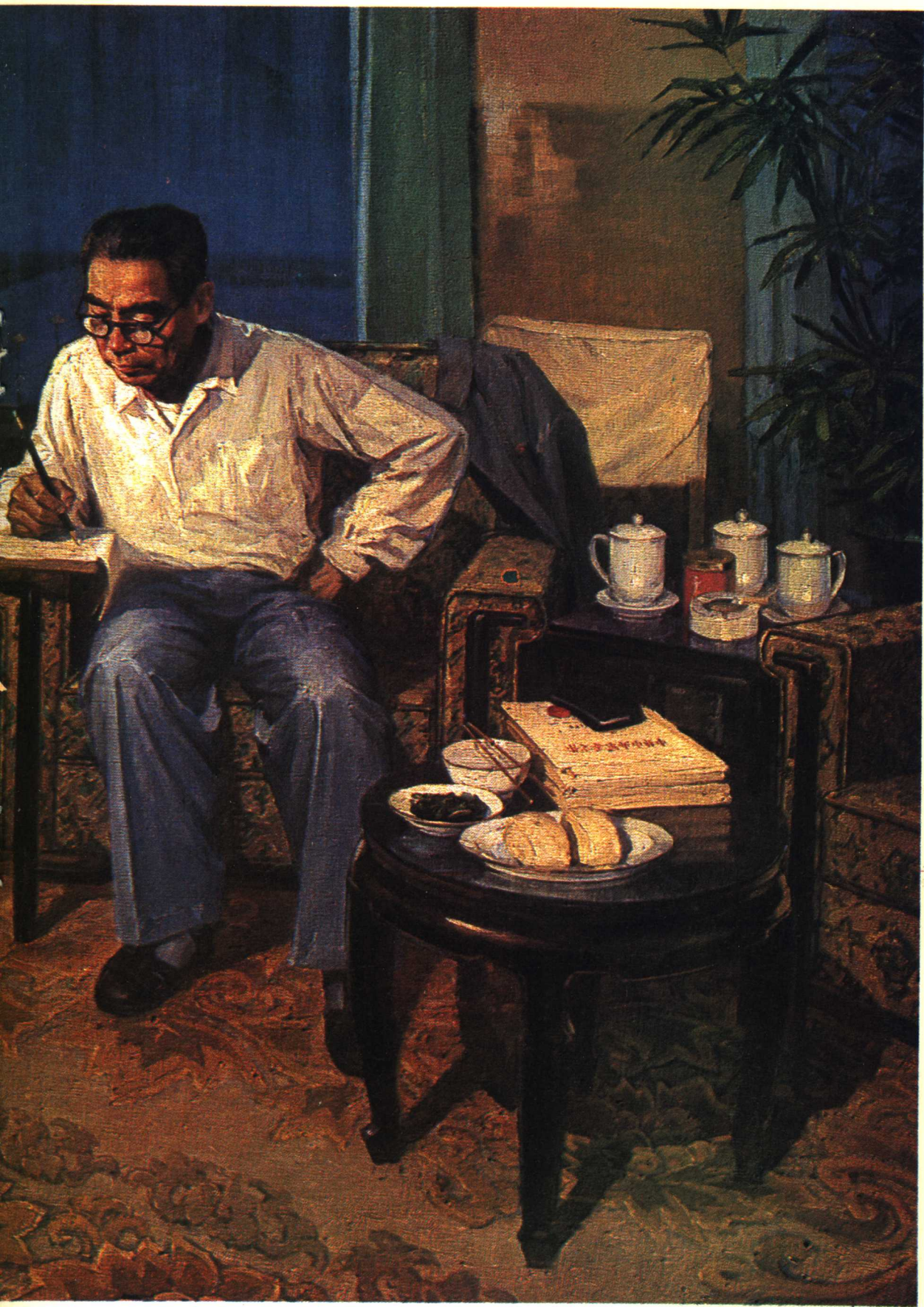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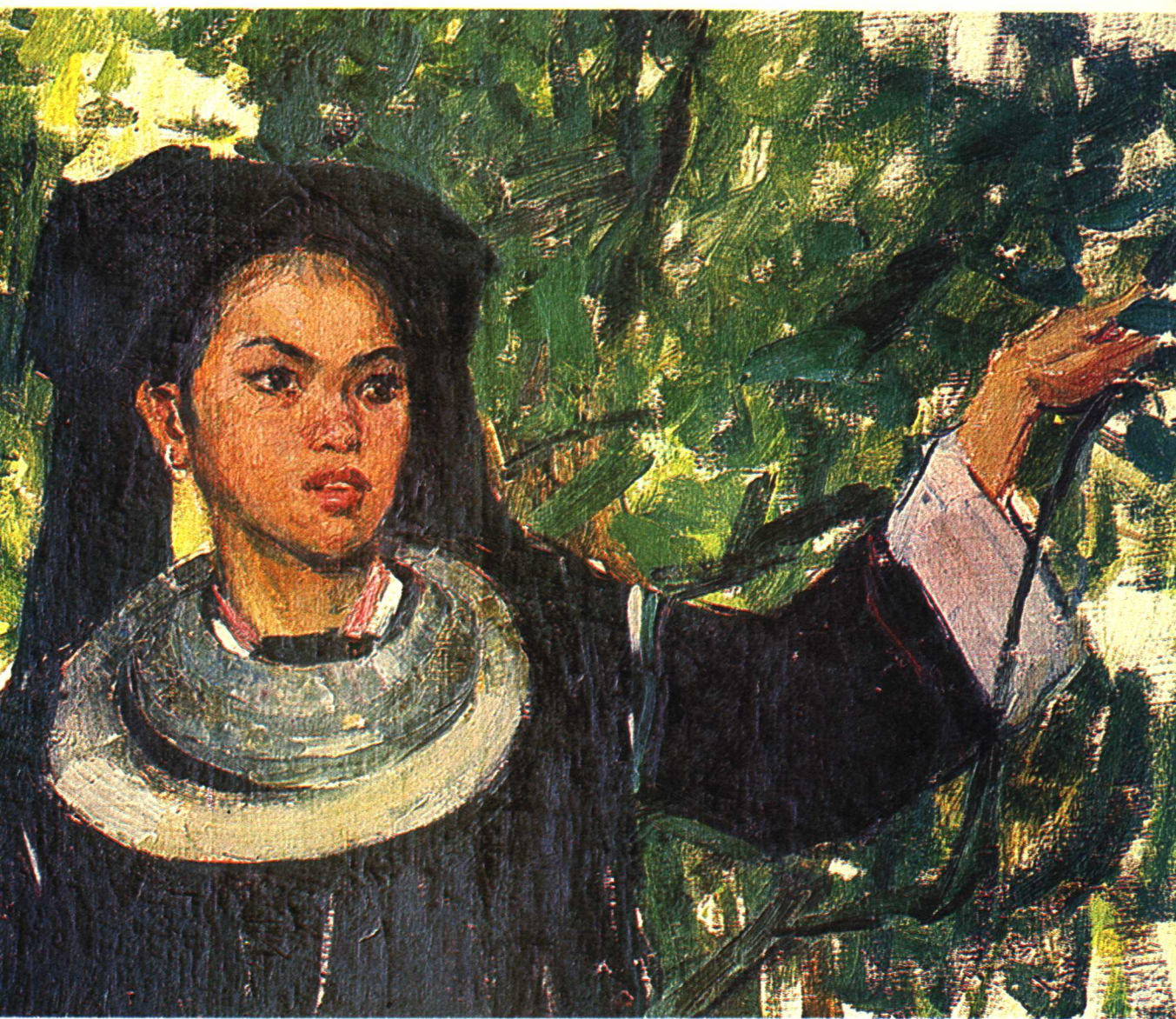
5 小 憩 项而躬作



6 点点滴滴在心头 李仁杰作







8 黎族姑娘 项而躬作





10 傍晚 项而躬作



11 小岛码头 项而躬作